

# 新住民家庭與幼兒語言發展相關之影響

趙維蕊

國立臺東大學特殊教育碩士班研究生

## 摘要

本研究以新住民家庭為研究對象，探討新住民家庭與幼兒語言發展的影響；研究問題為：(一)探究新住民家庭面臨的困境、(二)釐清新住民幼兒語言學習發展的阻礙。針對新住民家庭影響幼兒語言發展遲緩之可能變項，加以深入歸納與分析。

過去諸多研究顯示，新住民家庭子女在入學後，出現口語表達不清，國語學習成績落後，識字量不多，甚至自信心不足，學習低落的障礙。藉由此研究之探討，提供增強新住民家庭功能之方法，幫助新住民父母營造良好的語言環境，建構新住民幼兒語言發展的能力。在臺灣邁向多元文化的未來，問題的整合，鷹架的搭建，對新住民家庭都是必須且刻不容緩的議題。

**關鍵詞：**新住民家庭、語言發展、語言發展遲緩

**Key words：**Immigrant resident Family、language development、language delay

## 壹、前言

我國自從引進外籍勞工及資本市場外移後，逐漸打開外籍通婚的管道。根據內政部2019年的統計顯示，臺灣新住民目前取得本國籍身分證的人口超過65萬人次，已超越臺灣原住民57萬人的口總數，新住民儼然成為臺灣第二大族群。新移民女性人潮不斷湧進，在臺灣出生率逐年下降的現況下，有95%以上的新移民女性在婚後第一、二年即孕育下一代（夏曉鵬，2000）。根據內政部估計，2030年的臺灣25歲壯年人口，有13.5%將會是新住民之子；換句話說，每100位就有10位社會中堅份子的母親，是來自於中國大陸、越南、印尼、泰國等地區。人口結構的悄悄改變，關於新住民為主題的研究愈來愈多，相對也越來越被重視。面對陸續增加的新住民人口將成為臺灣競爭力代表，為提升國民素質及維持教育水平，政府對於後續可能衍生的生養教育問題，應制定政策，嚴肅以待。

在研究者實際訪視經驗中觀察，新住民女性面對新環境的語言有不會說，說不好和不識字三個問題。並且從新住民婦女真正進入家庭養兒育女之後，多數都會停止繼續學習語言課程，雖然可以口語表達，但出現嚴重的口音甚至咬字不清的現象。很難想像新住民母親在同時身為媳婦、妻子、母親及妯娌多重身分下，用習得的僅有語言字彙，與家人溝通，同時要敏銳、正確、大量地將語言傳承給下一代。新住民家庭成員若無法意識到語言對嬰幼兒發展的重要性，並且願意共同協助並分攤教養之責，勢必無法帶給嬰幼兒完善健全的語言情境與刺激。如何解決和建立新住民家庭對幼兒語言發展的重視，使用的方法和提供的學習技巧也是不容忽視的能力。

### 一、研究聚焦之問題

具體而言，本研究針對以下幾個問題進行分析：

- (一)新住民家庭之語言環境困境為何？
- (二)新住民家庭本身語言能力與語言發展之關係為何？
- (三)新住民家庭之學習環境對其語言發展之影響為何？

## 二、相關名詞釋義

### (一)語言發展遲緩 (language delay)

廣義而言，語言發展遲緩指的是幼兒在語言能力發展上，顯著落後同年齡兒童水準，但並非由於智能、神經性、感覺或物理性損傷所造成的語言問題。

### (二)新住民家庭 (Immigrant resident Family)

本研究定義新住民家庭指臺灣籍男士跨國境與外籍女子有婚姻關係，包括中國大陸（含港、澳）、越南、印尼、緬甸、柬埔寨、泰國、菲律賓等國家，並共同育有婚生子女之家庭。

### (三)語言發展 (language development)

本研究探討之幼兒「語言發展」之內涵，包含語意（詞彙量）、語法及語用三個語言項度。

## 貳、影響新住民家長與幼兒發展之相關因素

### 一、新住民家庭

遠渡重洋嫁入臺灣之後的新住民婦女，在面對臺灣文化及家庭結構差異的壓力下，容易出現語言隔閡，家庭適應、婆媳問題、育兒壓力、文化隔閡、社會歧視等等的問題，跨國婚姻又多為仲介媒合，容易有物化女性的標籤，導致夫妻地位先天的不平等，跨國婚姻猶如國際移民般複雜，也更顯壓力，多數新住民女性隻身來臺，易產生適應不良，情緒憂鬱等狀況。根據多數實證研究結果顯示，跨文化家庭大多屬於社經地位較低的一群（林璣萍，2003；劉秀燕，2003；盧秀芳，

2004），一般迎娶外籍配偶的臺灣男性，通常個性內向，欠缺溝通技巧，組成家庭之後可能夫妻面臨婚姻溝通困難的狀況，又若收入不高，社經地位低落，也難以提供下一代子女優勢環境。外籍配偶的存在雖然解決了臺灣邊緣化男性娶不到老婆的困境，但同時也衍生出更多複雜的社會議題。也可以說跨國婚姻的現象本身就交織著種族、階級、性別等不平等關係（譚光鼎、劉美惠、游美惠，2008；291）。

唐文慧與王宏仁（2011）在研究中發現，新住民家庭對各自性別角色的期待有所落差，臺灣夫家通常期待新住民女性扮演以夫家為重的角色，但願意遠嫁而來的女性通常抱持著提升家庭及個人經濟能力的想法。在現實與理想，期待與被期待的落差中，如何平衡協調與配合，成為新住民家庭的重要課題。

## 二、語言發展

張秀玉（2003）研究指出，除去先天病理原因，幼兒的語言遲緩是在各種遲緩類別中，最容易受到後天社會文化環境、語言刺激環境之影響，因此新移民女性本身語言能力的限制，會是影響幼兒語言發展的重要變項因素。另外有研究指出，臺灣先生擔心另一半的口音或語言會影響未來孩子的語言學習，希望東南亞配偶在家只說國語或者閩南語（葉郁菁，2004）。有些母親存在害怕跟孩子說國語的心態，導致最需要口語引導時期的嬰幼兒刺激不足，造成後來的語言障礙。（江亮濱、陳燕禎、黃稚純，2004；劉秀燕，2003）。張正芬、鍾玉梅（1986）認為兒童時期語言發展的優劣，與後來的學習效果、社會關係、健全人格都成正向關係。

嬰兒自出生後最早接觸的語言學習即是父母，顯示父母對嬰幼的情感交流，是建立

良好的情感、認同感與親密感的早期聯繫。Skutnabb-kangas (1984) 提出一個人在年幼時先學會的母語，即為他最自然的溝通工具。Vygotsky (1978) 提出的社會認知發展理論，強調語言和認知關係的發展，是基於社會互動而後內化的成果。他認為語言的發展可以幫助兒童認知思維，幼兒透過與成人的對話，可以獲取傳達出來的知識，隨著語言互動的增加，促進認知發展（引自林美珍編譯，2004）。蔡幸子、張鑑如、林碧芳（2021）研究指出，新住民母親華語能力在家庭社經地位與子女語言發展間具有完全中介效果。綜合上面所述，新住民家庭因父母文化背景的差異，社經地位的高低，生養子女的數目，對子女重視程度，教養態度和方式，家庭氛圍等，種種因素都交錯影響著下一代的發展。

為了瞭解家庭帶給嬰幼兒早期的語言發展軌跡，Hart & Risley (1995) 兩位學者運用臨床語言介入經驗，花費了兩年半的時間，分析了 24 位嬰幼兒與家庭自然情境下與父母互動的紀錄，並且觀察嬰幼兒的發展作為研究。首先找來 24 位 7 到 9 個月大的嬰幼兒，進行每個月一次一小時的觀察，一直追蹤至幼兒三歲。在研究中將社經地位分為高社經地位家庭（13 組）、中社經地位家庭（10 組）、低社經地位家庭（13 組）及接受社會補助家庭（6 組），共 4 個組別。研究結果發現幼兒的語言字彙有高達 86%~98% 與父母的語言雷同；研究並指出，高社經地位家庭的幼兒每小時聽到 2,163 個字彙，而接受社會福利補助之家庭的幼兒每小時只聽到 616 個字彙；也就是說，來自兩個不同家庭的幼兒，在三歲以前接受到的字彙量，換算下來的差異高達 3,000 萬字。令人關注的是，研究發現高社經地位的家庭給予的語言多為正向及鼓勵，而接受社會補助家庭的語言多為

負向與禁止的語言，再者，他們發現如果家長用命令或禁止的語氣說話，孩子願意說的話比較少，詞彙也缺乏多樣性。這也就是代表高社經地位家庭，與嬰幼兒有較多的互動與較高品質的交流。勘薩斯大學（University of Kansas）的研究者持續追蹤這些孩子後續的成長，發現父母與孩子說話數量差異，可以預測孩子國小三年級的學業成就和語言能力（Walker, Greenwood, Hart, & Carta, 1994）。此實驗也證實父母是確保兒童未來發展強而有力的知識中介（Gilkerson & Richards, 2009）。

### 三、環境因素與語言發展

Bijou & Bear (1978) 指出幼兒與環境的關係為持續，並且互相依賴的。如果要分析幼兒的發展，則無法避免環境的因素。分析環境因素的同時也無法忽略幼兒的發展，兩者是相互依存的。環境對孩子有潛移默化的效果。孩子在無壓力的心理環境下學習語言，會有較好的效率（陳秀才，1998）。

于漱（1988）提到環境中若缺少刺激語言的因素，也就出現環境剝奪（Environmental deprivation）的情況，進而阻礙幼兒語言發展；例如隔代教養的祖父母或者有瘖啞的照顧者，都容易有環境剝奪的狀況產生。麻省理工學院的杭士基（Noam Chomsky）一直主張人的大腦中有語言學習的機制，因此使用白冠麻雀做實驗，在白冠麻雀出生後便把耳朵灌蠟，讓牠隔絕外界聲音，在 56 天的關鍵期內，再把蠟拿掉，之後讓牠學習同類的歌聲，接著再把蠟灌回去。100 天之後，把蠟拿掉時，白冠麻雀牠仍然會唱歌，而且唱的跟沒有灌蠟的控制組一樣好。但研究顯示，如果麻雀在關鍵期內沒聽過歌聲，牠就不會唱歌了。此實驗證實了語言雖然是天生的，但還是需要後天環境去啟動它。就孩子大腦的可塑性來說，語言的學習是越早越好，優質語言環境的塑造也就顯得相當重要。

## 參、待克服之相關問題

### 一、新住民家庭面臨的語言困境

由於新住民家庭面對許多的社會困境，常常處於社會的弱勢階層。社會學的研究指出跨國婚姻的結合，通常是在臺灣低社經地位、教育程度不高、年紀較長者又或者身心障礙的男性，因而轉向其他經濟條件相對較差的國家尋求婚配對象（王宏仁，2001；王宏仁、張書銘，2003）。迎娶新住民的男性通常集中在農業或漁村需要人力及傳宗接代的邊陲地帶，職業偏向低階的勞動階層。另外新住民婦女通常也都因為原生家庭家境困頓、本身教育程度不高，嫁來臺灣期望改善原本的家庭經濟，但到了新環境，有語言溝通困難，文化差異，環境適應等雪上加霜的交互、加成影響，生活更顯困難。研究中也提到，相較於非新住民家庭，新住民家庭在照顧及陪伴小孩的家庭責任上，更多僅由太太負責照料（王宏仁，2001）。

在這樣的社會結構及文化壓力下，新住民家庭能提供給兒女的教育資源相對的較為貧瘠，特別對新住民母親來說。在上述的經濟、教育、社會、資源、人際的限制下，他們成為多重弱勢的一群。倘若新住民母親的中文能力不好，可能造成在教養子女上困難重重，更間接影響子女學業落後的情形。也因此，目前的大多數研究指出，新住民母親在教導子女上往往覺得力不從心（吳欣璇、金瑞芝，2011；吳瓊洳、蔡明昌，2014；陳昱安，2014），難以確實發揮家庭教育功能及落實教養責任。上述的因素限制新住民子女的成就表現偏差，若等待新住民子女發生學習問題再加以介入，因而為時已晚，亡羊補牢，勢必難以挽救。為避免產生階級複製，不論是育兒諮詢、親職教養、語言教學、婚姻諮詢、支持團體等等，政府當局與社會團

體應面相廣泛的介入引導，給予支持和輔導，設立配套措施落實輔導教學。

### 二、新住民幼兒語言學習發展的阻礙

人類語言發展受到成熟與學習的因素相互支配；就成熟方面而言，兒童的構音器官和聽覺器官需要發展正常且成熟。支配語言行為的大腦亦須達到成熟才能有說話的能力。就學習方面而言，說話能力是需要透過環境的誘發引導和刺激，兒童需要得到適當的學習經驗和增強，始能發展出純熟的語言表現（張春興，1991）。所謂的語言發展，即幼兒具備健全的構音系統，完整的聽覺和成熟的大腦，合併日常生活的學習，習得聽、說、讀、寫的技能，以及非肢體語言的表達，接收外來訊息等能力的過程。

當幼兒進入兩歲的語言爆發期還不會說話，做父母的應當警覺孩子出現什麼問題，可能是聽力的影響，可能是成長環境中缺乏語言學習的機會，父母上班無暇互動，或者隔代教養過分寵愛，沒有給予表達機會就提供滿足，也可能孩子有自閉的傾向（劉麗容，1983）。然而孩子的語言發展可經由不同的途徑予以培養，需要依靠身邊接近的人去安排互動和學習的情境，假使我們錯失了早期學習的機會，將難以彌補（陳秀才，1998）。而兒童的語言發展通常是在他所生長的語言文化環境中發展出來的（林寶貴，1983）。Snow & Ferguson. (1997) 指出，嬰兒與母親的溝通是一種雙向的會話功能，經由不斷來回的對話，創造並延續會話模式，因此母親是溝通同伴中最最重要的一個角色。提供良好的環境與互動，無疑是語言的一個重要催化劑。

另外新住民兒童面對有同時學習兩種或兩種以上語言的情況。根據 Hakuta (1986) 曾檢視許多研究報告指出，若家庭中出現雙重語言，使用上流暢也沒有衝突，又家庭地

位屬於中產階級之上，那麼雙重語言便發展為正向效果。也就是說對於家庭經濟較差的兒童，同時學習兩種語言是可能造成認知上的混淆的不利影響。此外，學習者對自身母語與第二語言都有正向價值的態度，這種型態被稱為累積性雙語；這種雙語者在語言情緒上沒有困擾。反之，如果無法認同，肯定自己的母語，認為母語落後不文明的學習者，稱為毀滅性雙語，容易造成自信心低落，成績不佳的情況。另外，我們可以在現今社會中普遍觀察到語言位階分化現象，語言市場也有喜愛使用或者值得學習之分類，例如英日語與東南亞語言，曾幾何時語言也開始有尊卑貴賤之分了。探究新住民家庭的語言價值觀，應是受到主流社會觀感偏差的影響，避免使用母親的非主流語言接觸，反用不流暢的語言溝通，進而削弱子女的語言刺激與認知能力。

#### 肆、結論與建議

語言是促進兒童社會化行為與智能發展的媒介，兒童早期語言發展的快慢優劣對學習效果有很大的影響（張春興，1990；陳佩足、陳小云，2003）。因此如果兒童有發展遲緩的問題，早期發現、早期治療就是一個重

要的關鍵。整體而言，目前新住民子女的相關研究上，負向觀點多於正向觀點。在臺灣快速發展進入多元文化的今日，各族群的自我倡議及社會發聲，才讓社會逐漸重視異文化與差異。（周德禎，1999）但新住民子女真的是發展遲緩的高危險群嗎？研究或媒體的檢視是否往往站在單一的領域，以及狹隘的視角檢視？雖然新住民家庭呈現多重問題，但歸咎家庭環境與新住民母親的因素，抑或有貶低輕視之意。

在研究者實際訪視工作中看見，仍有新住民家庭關係和樂，家庭教養良好，新二代發展正常的例子，探究其中之道，在於配偶及婆家的正向支持及完全接納，協助新住民婦女融入新生活及環境，使其發展成為家中良好氛圍及力量的來源。目前我國對於新住民婦女婚前的教育機制不夠完整，以致語言能力尚未完整學習前，即面對第二代的出生，對於幼兒教養措手不及。基於影響幼兒語言發展的因素多元，為此，我們確實有其必要性，協助新住民針對問題的複雜性，採取更深入細緻的研究。

#### 參考書目

請洽原作者

